

明季甲乙兩年彙畧

明季甲乙兩年事蹟彙略卷之三

正月初一至五月三十日

東邨八十一老人隨筆

乙酉弘光元年正月乙酉朔上御殿受朝賀

壬辰夜立春流星入紫宮 丁允元楊兆升爲吏兵科馮志京張茂
梧袁弘勳周昌晉補御史余颺爲稽勳員外郎 史可法奏薦贊肅
劉湘客又奏擇將守邳 馬士英奏撰張捷盧九德敕 又奏除雜
官九十五員 兵侍阮大鍼報沿江築堡上嘉之 又請黃蜚杜弘
域聯絡水路 劉澤清請添水兵 禁四六駢麗文 制丹陽陸路
視良鄉例給郵符

癸巳大雷電雹 史可法上言陳潛夫所報清豫王自孟縣渡河約
五六十騎步卒尚在覃懷欲往潼關皆李際遇接引長驅而東刻日
可至據此李際遇附清確然矣況攻邳之虜未返濟寧豈一刻忘塗

北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開維據虎牢劉良佐貼防
邳宿又言御史陳璫往調黔兵五千人半載杳然乞催之早到上從
之命給閫銃三千枚又奏清兵渡洛陽河南撫按俱避於潁壽沈
丘監軍衛胤文奏已冒雪抵徐更侍郎陳盟奏川事潰裂貴
撫李若星奏川賊勢甚猖獗頓撫李永茂奏寇擾汀州鍾斗添
註太常少卿郭如閻方士亮補戶刑科進麗江土知府木增太僕
卿命訊妖僧大悲僧係齊庶宗妄言先帝命復王位者總兵劉
洪起擊賊於襄城俘斬五百餘人總兵許定國約高傑會于睢州
馬士英請錄陸獻明撫黔功予廕子入監御史沈請舉郊祀命
俟之督餉侍郎申紹芳言兩淮運司解銀萬兩渡江爲都督鄭彩
截留詔諭彩勿擅

甲午修奉先殿及午門左右掖門

鄒之麟爲應天府丞

四川

議耿廷錄改遵

我監軍

韓四維逃歸托言前使岷府不污賊塵上

謂遣封在四月中旬未及受事何得欺飾姑著調用 工科錢泰科

場大開賄賂何瑞猷項煜公然市賣 命御史凌駟巡按河南給吏

部空札三十張兵部空札一百張以待矢義南歸者 戶尚書張有

譽言江北各藩新舊兵餉額有定今所增萬不能支令督輔察議

工部請截御前料價以供楚餉上不許 侍郎何楷定各鎮鼓鑄

中書林奏雷鳴首春天心示儆 太監高起潛言邊將不宜內轉又

請銀市馬命給太僕寺銀五萬兩

乙未馬士英奏楊御蕃五載戰功著進左都督及馬進忠王允成立

加太子太保 制廩生加納通判 普衆臣迎駕之勞補指揮千戶

等官 命各府推官稽察官役冒破工料 允刑科鍾言凡監紀等

官猾棍白丁借題幕府騙錢者悉行驅逐

丙申高允滋補御史 都督李際遇謝賞命再加四表裏 安撫黃
薦廢籍官李喬等 御史游有倫極言朝臣鎮將背公植黨 史可
法言北使之旋虜和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寇而不足今復分以禦
虜矣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以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心之士方
以爲危身之場而無識之人轉以爲快意之計孰有其害哉君父
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修睚眦之微莫不知類矣此臣所望于廟
堂也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禮而鎮之不
能救難何等罪過繹此不問而自尋干戈於心忍乎和不戎惟有戰
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閩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恩痛憤
無然泄沓古人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復今之人情大可見矣 部院
劇分請馬士英飲酒 刑尚書解學龍奏從逆六案以登極初停刑
一上傳天財庫召內豎五十三人進宮演戲飲酒上醉後淫死童女

二人擡出北安門嗣後屢有之曲中少女幾盡久亦不復擡出高傑赴許定國飲是夜定國伏兵入寢殺傑總督張縉彥監軍李昇走免定國以其衆降清

丁酉戶科陸請覈學田輸穀裕國之河南副將郭從寬縛長葛縣僞令來獻

戊戌葉廷秀添註光祿少卿戶部書張有舉言舊制錢糧必解部派發於外宜著爲令從之禁宗室入京太監高起潛請佃丹陽練湖可歲得五萬金從之又奏浦口增建墩臺著工部估價鳩工太監韓贊周告退獎其定策大功不允辭史可法七請接濟時幕客馳金四出以召集爲名不問所去而可法身自儉苦軍需嘗乏人皆惜之田仰奏敘效勞將領凌駟請早定恢復大計命專昇劉澤清王永吉太監孫劾奏鹽臣李挺欠銀二十六萬兩不許其報

竣夜亥末月食

已亥劉澤清報年終措餉給兵溫旨獎其忠義又允行間事不中制
蔡秋卿爲廣東海北道張縉彥言臘月清屯武涉孟縣拘船百
五十艘將渡河爲順賊副將夜掠去百三十艘清卽治浮橋南渡順
亦治浮橋北渡兩相抗拒又榮澤縣郭邨於十一日午刻忽現大城
堞門畢具歷二時方隱天官家謂廣莫之氣成城郭今河西茫無人
烟故也楊振宗奏皖兵缺餉
庚子錢增爲刑科松江知府陳亨爲四府兵道張有譽酌定白
糧每石折價一兩三錢

辛丑吏部右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直

壬寅左良玉請留撫臣何騰蛟有旨五省總督之設不惟恢復荆襄
且以接應巴蜀騰蛟候高斗樞到任方行移鎮

癸卯劉孔昭請革內地監紀并澄汰武弁 又言未嘗到王孫蕃榻
前商量定策孫蕃前奏欺罔大爲無恥劉憲章聞變遁逃自當與余
日新同議 貢生韓詩予職方主事 工科李清辨其祖思誠誤入
魏璫逆案命下部議 申紹芳爲祖時行陳當年回護宮闈曲情有
旨慰勉 史可法弟可程自北廷南奔清殺其子弟親戚數人 殿
宇鼎新推恩輔臣馬士英王鐸王應熊史可法尚書何應瑞侍郎高
倬劉士禎科道李維樾游有倫周元泰主事朱日燦秦祖襄各賜金
幣內官韓贊周盧九德劉文忠屈尚忠張執中田成王肇基高起潛
孫象賢車天祥喬尚谷國珍何志孔趙興邦李燦蘇養性孫珍諸進
朝銀幣外各廕子錦衣指揮李國輔錦衣千戶 真人張應京入朝
甲辰內豎進宮演戲 馬思理添註左通政張時暢尚寶司丞 主
事李爾育奉旨宣諭劉弘起李際遇二人俱無從見過張縉彥卽至

睢陽而回 編修吳孔嘉言三朝要典須備列當日奏議以存其實
刪去崔呈秀附和命下所司

乙巳馬士英參溧陽知縣李思謨不令童生納銀應試特降五級
廢故山東巡撫陳應元子入監 郎中趙明鐸爲雲南提學黎永慶
爲貴州提學 朱國弼言法司賣法不公上命尚書解學龍革職
御史張孫振言從逆一案明諭法宜從重大司寇操此三尺推諉半
年人人出脫北來諸人乃賊棄之而來非棄賊而來解學龍恣意侮
文乞敕公鞫 總督袁繼咸言要典不必重陳有旨皇祖妣皇考無
妄之誣豈可不雪事關青史非存宿憾群臣當體朕意 賜侍郎阮
大鍼蟒服 雪推官周之夔之罪 諭吏部鄒之麟清修自守著起
用 諭刑部朱一馮身爲大臣多藏厚亡致男追比大喪縉紳之體
其入官七萬外田宅所值幾何九千六百畝之外有無餘產察明

丙午迎神祖御容於宮起唐世濟左都御史管右都事葛寅亮
爲大理卿戴英爲兵科左廕故輔丁紹軾子入監吏侍郎陳
盟辭任太平推官胡爾愷辨罪有旨壬午南關關節濫行縉紳子
弟幾於半榜公議沸騰何止周正儀一人爾愷已經薄處姑不究
丁未劉孔昭請汰多官劉澤清言清攻邳州推官沈泠堅守十四
日乃退尚寶丞耿章光辨父如杞勤王之禍上念其首倡可憫下
部察議楊維垣言張差瘋顛強坐爲刺客者王之案也李可灼紅
丸謂之行鴆者孫慎行也李選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謗者楊漣也劉
鴻訓文震孟只圖快驅除異已其於君父何如也此要典一書重頒
天下必不容緩也

戊申史可法上疏求退言衛胤文揭爲一事權謂臣贅疣應去欲召
臣使還臣討賊未效妄冀還朝臣雖至愚計不出此遭君父之變膺

簡命之隆于難萬苦臣惟自甘上慰勉之又言春秋卽位初年必稱元年明人君之用也敬天法祖任賢使能節用愛人勤政講學惟皇上力行無斁將因元年以至億萬年矣安遠侯柳祚昌廕子入監尚書黃道周侍郎梁雲構到任兵科王之晉奏南陽爲賊所踞家鄉難歸鄭彩請全撥蘇州關稅作軍中用費上許其半唐良懿爲徽寧道龐承寵爲湖廣布政使給都督林翹誥命翹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在戊日卜其大用士英薦授中書半歲間遂躡一品武銜蟒玉趨事

已酉御史黃耳鼎兼巡上下江上林監丞賀儒修論管紹寧貪虐陰奸詔不問議修徐州城

庚戌贈張守道工部尚書廕子入監劉應賓爲太常卿王夢錫浙江按察使文士昂雲南右布政使忻城伯趙之龍言章服違制上

是之令武臣自公侯伯而下非賜肩輿並遵制騎馬坐蟒斗牛非奉賜麒麟白澤非勛爵不許僭用 御史劉光斗請鑒別大臣詔袁顏庸鈍者自行引退

辛亥戎政張國維給假歸李希沆代署 前叅政陳堯言嘗任待詔侍幅恭王有舊勞下部寢之先貴陽楊師孔與陳同侍竟得贈禮部侍郎蓋士英密戚也

壬子廕徐大綬子入監 吳希哲爲工科 贈丘禾嘉右副都御史馮任右都御史各廕子入監 監軍兵科衛胤文進兵部右侍郎總督高營兵餉經略開歸自高傑死所部疑懼胤文故傑鄉人朝議用以羈縻之 少詹事吳偉業准假

二月甲寅朔工科李清請修先帝實錄并易廟號及定東宮二王諡責成嘉紹二府遴選淑女自太監田成入浙民間嫁娶幾盡久未

有人故有是命。戶尚書張有譽言酒稅可以助餉衙門既多蠹役益衆京城槽坊不過百餘既委府佐又責五城凡十一衙門豈成事體詔戒之。賀世壽辨男賀王盛從賊事情下部。李沾奏辨心迹命確定前案。

乙卯李喬爲祖思誠辨雪逆案命復禮部尚書。贈鄧逢蘭太僕卿。總督王永吉繳敕初永吉鎮薊遼值變同吳三桂議約南下迨三桂降清永吉踉蹌而南遷延日久遂繳前敕。周府遂平王紹焜請往河南招集不許。汰世爵勦衛時東川侯勦衛胡家奴作橫兵部言東川久已革襲又戚畹向無勦衛草創冒濫命清釐之。覈北京錦衣衛官南奔寔蹟不許輒題。廢杜鏘太倉衛百戶。袁繼咸報卽鎮重圍。刑科梁奏全獨已無完土。

丙辰大學士蔡奕琛入直。王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劉應賓

太常卿李清添註大理丞徐復陽御史 甘惟燦刑大忠雲南廣東
各按察使譚振舉蘇松糧儲道田有年貴州驛傳道 各輸納富人
授翰林待詔等官 嚴究司庫侵欺 諡桂王曰端 高起潛請開
納銀贖罪之例上以納銀免死則富豪墨吏何所不至流罪以下或
可贖下部酌議

丁巳太監王肇基條議京城緝捕方略 錢繼登周瑞豹各添註光
祿尚寶少卿 陸懷玉福建按察使 楊維垣請卹三案被罪諸臣
胡世宗自稱越公八世孫求附勦衛

戊午史可法請優卹高傑 蔭故輔朱國祚子入監 昭雪鐫案編
修吳孔嘉 贈許士柔詹事兼侍讀學士蔭子入監 行人朱統類
訐御史周燦命勿究 工科吳薦起被察官李永昌周之夔 安廬
撫程泰獲假弁王夢旭自稱藩府都司搶掠民商辱及關吏又有銅

陵縣盜大船牌額上寫天子一家

已未阮大鍼陞兵部尚書佐部高倬刑部尚書吏部陳盟改左侍郎
王志道右侍郎 吳本泰添註尚寶丞關守箴廣西左布政使 太
監李國輔請往雲霧山開採命馳驛去 調浙江巡按彭遇驥於淮
楊以淮楊按何綸移浙遇驥癸未進士避亂南渡首附馬士英誕說
逢浦授職方主事改御史身任募兵十萬或問餉安出曰搜括可辦
也纔抵任卽移家入杭縱奴強掠市錢撫臣張秉貞以聞士英以遇
驥邊才調用

庚申贈馮煥登太僕少卿鄒逢吉太僕丞 李長春添註太僕少卿

太監孫珍諱敷蘇州七年欠餉六十四萬兩金花銀七萬兩

辛酉朱國弼請核勲臣世系無容倖襲命飭之天啓崇禎之際冒襲
最多惟有力者得之如王先通以王守仁異母弟之後刻孔昭之父

蓋臣係劉尚忠出婢外生之子竟自奪嫡莫之敢問 顧元鏡爲廣
東嶺西道孫時偉浙江驛傳道 遣戶科倪嘉慶中書胡承善掣鹽
於瓜儀加鹽課每引五分

壬戌杭州機匠疏稱舊撫潘汝禎遺澤難忘辨其建逆祠係前任事
上以會稿甚明不允蓋汝禎事久有言其墮悞者

癸亥馬士英以京師水陸各營雜揉令造小印號色分別 高起潛
奏分信築臺事宜 點用雲南貴州試官徐復儀林志遠等

甲子禮部管紹寧請諡皇太子曰獻愍永王曰悼定王曰哀時定王
已沉於海皇太子方遜紹興上密令內使召之紹寧先定諡以示絕
也 兵科戴英論陳洪範所請敘錄從行員役有何勞效濫予非宜
上是之 太常卿張元始請虔祀社稷 陸康稷改文選郎中加
沈廷揚叅議 宮繼關曹燁廣東江西副使 葉紹顥太僕卿 考

選林有本沈應昌張利民韓接祖錢源徐方來莊則敬爲給事中王
錫袞劉勳夏繼虞郝錦王大捷畢十臣張兆熊王養郭貞一爲御史
乙丑上始御經筵阮大鍼請江上築堡助工命張亮程世昌嚴督
州縣經營中書陳熙自陳擁護有勞願與考選不許故巡撫蔡
懋德之子爲父求卹內批懋德縱賊渡河一死何贖不允高傑妻
邢氏求卹允之所部將士仍聽邢氏子高元爵統屬初米脂李自成
清澗高傑同穎自成掠邢氏嬖之屬傑護內營因私邢氏竊之而奔
降于總督孫傳庭爲其先鋒遂登列將當傑作賊時曾劫許定國卹
殺其一家惟定國逃免後定國同爲列將秘而不言陽與傑好許以
睢州讓之傑信而不疑遂赴其宴竟日定國衷甲于寢殺傑剖腹以
祭其先戶部言兵餉日增有旨各督新兵十八萬一切舊兵應併
銷入數內都督楊振宗請裁冗糜之餉以供屯鑄太監高起潛

請餉著於浙閩增派二十萬令孫元德催解軍前

丙寅靖江王亨嘉表賀登極因奏全永連三州皆爲土賊所據撫按

匿不以聞

兵部右侍郎徐人龍罷

諭祭兵部尚書張希武

丁卯史可法請設提督以李本身爲之有旨興平有子朕豈忍以兵
馬信地遽授他人前著伊妻統轄衛胤文料理何必又立提督 竟
得功嘗與高傑爭楊州而關至是欲向楊州紆念馬士英奏之上諭
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楊州致高營兵將葉信東顧狡
虜乘隙渡河罪將誰任諸藩當恪守臣節不得任意 史可法言當
日建置四藩恢復難期而軍資最乏在淮楊有稅可權而廬鳳則否
得功良佐有徧苦之嗟也臣每歲餉銀有本折六十萬數內五萬養
徐州兵一萬五千養泗州兵官兵間有犒賞議將淮楊兩關歲徵臣
與得功良佐三股均分此時北道不通每季不過五千若能守住江

北則稅歸朝廷否則地且難存何從權稅 諭都督牟文綬久住江
上大肆騷擾戶部所欠之餉何不速發坐視流毒卽徵鹽抵補催兵
起行 御史鄭瑜劾前總督朱大典侵贓百萬上謂大典創立軍府
所養士馬豈容枵腹歲餉幾何不必妄訐 命衰劣在京諸臣俱著
自陳 御史張孫振劾在告尚書顧錫疇險邪有玷秩宗以其請削
溫體仁而諡文震孟也命錫疇致仕震孟體仁確議 賜罪誅內官
劉元斌王裕民祭葬廕子錦衣指揮使 舊府尉役各授百戶 姚
思孝沈胤培大理左右少卿 廕方孝孺裔孫五經博士
茂辰史可法奏擒巨賊程繼孔 又奏左茂第抗節清廷 劉澤清
黃得功劉良佐合奏高傑從無寸功驕橫淫殺上天默除大患史可
法欲其子承襲又欲李本身爲提督是何肺腸倘悞聽之臣等實不
能相安矣 常沆嗣上饒王

已巳諭部捐助原聽民樂輸抄沒乃朝廷偶行豈刁民獻媚報讎之事宗藩勛戚武臣須敬禮士夫與地方相安不得聽奸人撥置非法罔利 禮部屬官賀儒修詰奏部堂管紹寧貪穢實跡詔勿問 復李嗣京御史 丁允元吳志儒禮刑科

庚午諭史可法卿已歸 諭黃得功等各歸信地何必與寡婦孤兒爭構河上防禦責成 諭吏部吏貪民困全由撫按婪賄林贊李曾熊互訐事情延閣已經十月虛實應與立剖何必復行外勘以滋 予罪譴尚書劉榮嗣昭雪 予逆案徐景濂卹典 予蘇松殉節王鍾彥宋文顯施溥祭葬 太常卿張元始請改皇考諡號 張縉彥報清敗于陝州許定國東還劉家城 辛未馬士英請免朱一馮籍產 逆案楊維垣起用補通政使 獎盧九德營糧就緒 陳洪範報清於正月初六發兵往清口又調登

州天津船沿海巡邏平度州望高山有土賊作亂燒萊州西關清兵
往勦不服清號許王者兵數萬屯青州張縉彥奏狄白二賊流蔓
汝固間臣委李鼎招安鎮臣王之綱以爭地之故激陷主帥乃閉門
自守縱兵劫殺臣以爲之綱宜坐鎮內地安享溫飽蕪湖卜從善恩
威久著河北有飛將之號調使恢復則督撫有臂指之便兵科戴
奕劻奏陳洪範使清無功正使左茂第身陷異域下役群聚晉爵使
奴聞之所聞然竊笑者也

壬申蔡奕琛進尚書文淵閣起朱大典吳光祿易應昌戶兵工部
各左侍郎陳洪謚太僕少卿侍郎錢謙益請開局修史不允
獎劉廷元保全慈孝有功特予優卹王驥驚聞滇信辭任不許
癸酉令劉良佐駐歸德馬士英請禡中書唐允甲李維樾爲兵
科保國公朱國弼劾舊淮撫路振飛賊信日逼先縱獄囚天潢游

至兵拒河上皇上扁舟不納入城且云鳳陽有天子氣僞官武備係進學門生代爲夤緣乞敕法司逮治章下部院存問大學士錢士升廕其孫燾入監兵侍郎練國事罷欽天監正楊邦慶奏近來日月色甚赤上問是何分野何無占候其訪術者舉用張亮請立鹽稅局於皖城不允

甲戌先帝諡號改用毅宗烈皇帝王鐸六懇告歸

乙亥御史袁追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因摘吳牲鄭三俊并言管紹寧不亟蒐要與袁繼咸公然怙逆宜竝行究治詔勿問左良玉奏要與治亂大關有旨此係朕家事不必疑揣諭阮大鍼江上奸人出沒亂兵縱橫以致商旅梗塞不可不嚴備太監孫元德搜覈常州府欠金花銀九萬五千積欠三餉至三十三萬命勒限嚴征丙子蘇松按周元泰言川竭可虞劉家河係七郡利害急宜開濬

又奏楊枝起宋學顯楊汝成宋之繩曹谷朱積翁元益既受僞官豈容倖漏命法司提問 衛胤文奏柳城土寨金高自築土城集勇壯不受僞官乞授以副總兵職、命禮部廣選淑女 葛含馨考功郎中武清稽勲主事陳瑞大理寺副 何楷進錢式命以六斤四兩爲準

丁北張承志襲惠安伯 來方燁添註太僕少卿吳适兵科右 吏科馬嘉植轉嶺西道御史沈荃蘇松兵備御史高允茲湖西道文選主事余颺廣東水利道 領起元諡文莊 戶科熊維典奏四府通欠三年內三百三十一萬八千五百皆屬應徵又已徵不解九十五萬六千有奇 又奏正項輒借支贖鍰侵那獎撥至批詳纔下提差已至撫按身先不法何以別蠹蝥奸 又奏松江內庫侵匿至 萬三百餘兩 戶科王奏守令失職賦額不清私派朦朧火耗太虐

戊寅賞督李若星奏以兵勤王諭止之如已到嘗德卽留隸何騰蛟
戶科熊維典察覈嘉定漕折吏胥侵匿至五萬兩 管紹寧私寓
失去部印 予逆案徐大化卹典

己卯奉安御容於武英殿 太監田成選到淑女程氏上命再選二
女充數 吏部恭報剪除群賊加馬士英太保王鐸少傅

庚辰朱國弼請治郭維經庇逆 盧九德等九員加級

辛巳劉孔昭言逆案盡翻似濫 大興伯鄒存義請家提學公署

壬午馬士英殉節紹寧之私請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字其舊印悉
行繳入 進都督趙民懷太子太保廕子世錦衣百戶 陸朗吳希

哲爲戶工科左 劉孔昭請益操江書役俸糧 吳希哲奏都城五

方雜處假宗冒戚僞勛奸弁橫行不道虐民厲商有旨嚴緝

癸未起熊化太僕少卿水佳胤尚寶司丞皆添註 兵郎李向中嘉

湖道 太監李國輔請考成久欠大庖府縣官

三月甲申朔皇太子至自金華從石城門入送止興善寺蓋東宮舊
豎李繼周密奉御札迎之至也先是吳三桂擁太子離永平檄中外
臣民將奉入京卽位至榆河陰逸之民間使人導入皇姑寺太監高
起潛奔西山太子自詣之遂同至天津浮海而南八月抵淮上聞定
王之沉懼弗敢留前止揚州起潛訪的中朝之旨欲加弑害其族序
班高夢箕義不可挾之渡江因栖於蘇復轉於杭太子不堪羈旅漸
露貴倨之色于元夕觀燈浩歎遂爲路人所竊指夢箕懼禍及已乃
赴京密奏并密啓於士英于是遣內豎持御札召之初至止石城門
外上復使二豎覘之二豎抱足大慟見天寒衣薄各解衣以進及報
命上弗善也後掠二豎俱死繼而周亦賜酖死都人初聞晉宮至踴躍
趨謁文武官投職名者絡繹不絕最後督營太監盧九德至禮倨太子

呼名呵之盧不覺叩頭曰奴無禮太子曰汝隔幾時肥胖至此可見
在南受用盧復叩頭曰小爺保重殷棘辭出隨戒營卒圍守寺門尋
傳旨諭文武官不許私謁中夜移太子入大內上受朝畢始御日
講史可法上言泗州鎮將李世春廉而有威一病遽亡其弟遇春
隊伍精嚴地方相安奉旨用代矣黃得功堅逐浦口將張天福部議
改天福於泗鎮高營各將以泗州爲其分地天福若來恐難相安比
伊兄張天祿遷家屬至總兵卜從善扼之於泊所奪其馬騾家眷驚
落水中乞救部仍用遇春其天福另用上如其言命高起潛安撫
楊州御史徐復陽訐吏部以文德翼夏允彝匿喪陞補上切責之
逆案楊所修子爲父雪罪允之刑部郎申繼揆請嚴責在光先
抗提

乙酉楊維垣陞左副都御史時語曰馬劉張楊國勢速亡御史袁

請起罪廢諸人論史蔭陳啓新張文郁不准

福府舊役乞恩者百

餘人 吏科張希夏陞太常少卿

丙戌馬士英請以太子及從行二人俱下中城兵馬司獄遂前高成

穆虎 錢謙益進尚書兼翰林學士 陳燕翼楊兆申爲禮工科右

夜更餘肩輿送太子入中城獄時已醉獄中有大圈椅坐其上卽

睡去黎明副兵馬侍側太子誰何之以官對太子曰汝去我睡未足

良久問兵馬曰汝何以不去兵馬曰應在此伺候又問此何地曰公

所又問紛紛來去者何曰道路人問何故皆藍縷兵馬未及答太子

曰我知之兵馬以錢一串寘几上曰恐爺要用太子命撤去兵馬曰

恐要買物太子頷之令撩之壁間曰你自去頃之校尉四人至前曰

伏侍爺的太子指壁邊錢曰持去買香燭來餘錢可四人分之

至卽問南北向再拜大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復再叩首號哭數

聲拭淚就坐飲泣不已滿獄爲之悽然

丁亥吏尚書張捷奏故輔溫體仁清執忠謹當復文忠之諡顧錫疇以私憾議削文震孟宜改謚上命溫允復文免議

戊子兵科戴英奏王之明假冒太子請多官會審先是楊維垣颺言於衆曰駙馬王昺姪孫王之明貌甚類太子英卽襲其言入奏四川督輔王應熊上言蜀境西北接漢中東北接鄖東抵夷陵西南由建昌通雲南東南由遵義通貴州今寇踞成都蜀人殆無子遺議者謂李賊在陝獻忠必不北向然李賊自七月入蜀虛喝保寧順慶之吏民而制之一旦爲獻忠所驅則獻忠之無顧畏可見矣川陝總督宜提兵復保寧牽賊北顧臣得合滇黔之力以搗其空賊若不南不北則仍趨巫夔未可料也廣西鄖陽許臣節制而緩急可以呼應臣名總督四省而兵止于黔餉止于滇不幾輕視巨寇乎有旨命楚鄖

貴廣悉聽督輔節制

已丑會審太子於大明門外上先召中允劉正宗李景濂入武英殿
諭之曰太子若真將何容朕卿等舊講官宜細認的正宗曰恐太子
未能來此臣當以事窮之使無遁辭上悅群臣先後至獻所太子東
向踞坐人尚不敢以囚待之一官寔禁城圍于前問之曰此北京宮
殿也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寧宮曰此我娘娘所居一官前問
公主今何在曰不知想已死矣一官問公主同宮女早叩國舅門
太子曰同宮女叩國舅門者我也○正宗前曰我是講官汝識否太
子一視不應問以講所曰文華殿問做書曰詩句問寫幾行曰寫畢
正宗更多其辭以折之太子笑而不應曰汝以爲僞卽僞可耳諸臣
無可如何仍以肩輿送入中城正宗遂奏眉目全不相似所言講所
做書悉悞時內侍皆謂非妄以東宮足胥異于常形每胥則雙莫之

能誣也特劫於上威莫敢相剖至以柄臣和以講幄如出一口中外悲之 兵科戴英奏王之明僞假太子質以先帝曾攜之中左門而不答問以嘉定伯姓名而不答其僞無疑然稚年何能辨此必有大奸人挾爲奇貨務在根究宜敕法司嚴之

庚寅有內官以密疏勸上上令盧九德持至馬士英寓商之士英具疏答云臣病在寓皇上令監臣以密疏示臣臣細閱之其言雖似而疑處甚多旣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卽到官說明却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凝重此人機辨百出二可疑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三可疑也左茂第在北北中亦有假太子事茂第密書貽蔡奕琛今奕琛抄騰進覽是太子不死于賊卽死于虜矣原日講官方拱乾在蘇州容密諭來京辨之如其假冒當付法司與臣民共見而棄之如真東宮則祈取入深宮留養別院不可分封於外以啓奸人之心

河南按凌駟馬上遞報清三路竝進一枝已趨汝寧左良玉報李自成敗奔襄陽劉良佐報李自成整兵東下刑部嚴訊穆虎高成五毒備至誓死不承假冒穆虎云我家主是忠臣直言奏聞一字非謬我等何得畏死背義法司氣奪高夢箕復上書自明并逮治之

辛卯復會審太子于午門時方拱乾在刑部獄是晨張捷坐刑尚書高倬家以名帖召之至捷曰先生恭喜此番不惟釋罪且可以不次超擢全在先生一言耳拱乾唯唯既詣門百官集定各役喝太子跪太子仍前面西踣踞衆簇拱乾前太子一見卽云方先生在拱乾懼卽退入人後不敢復前亦不敢言真偽張孫振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我南來從不曾自己說是太子你等不認罷了何必坐改名姓又曰李繼周持皇伯諭帖來召我非我自來者又曰你等不常直呈

之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眾官竊竊有疑者有恨者莫之敢決最後
王鐸前曰干假萬假總是一假是我一人承任不必再審叱送還獄
應天府官蔡某自朝審出人問云何蔡云卽非真太子亦是久熟內
朝事者旁一官云汝此言明日便當棄官矣自後朝臣不復有敢稱
太子者京中謠曰若辨太子詐射人先射馬若要太子強擒賊須擒
王 劉澤深自陳棄家南奔予註鴻臚卿 右都唐世濟到任
壬辰中允李景濂奏云太子的係假冒閣臣王鐸再加質問使之供
吐姓名 都察院粘示通衢王之明假冒太子 馬士英自列誅盜
程繼孔之功 又奏李天培等各錦衣指揮世襲 耿廷錄巡撫四
川朱之臣添註兵部左侍郎劉應賓通政使吳希哲吏科都 汝寧
鎮將劉洪起以無餉撤兵還楚 工科楊兆升奏江南有司旣徵本
色在倉不肯還民重新又徵漕折

癸巳禮部請卹甲申殉難諸臣有旨閣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茲顛覆雖殉節堪憐贈卹已渥先帝斬焉不永諸臣延世加恩臣誼何安通著另議劉理順成德准廕子入監戶尚書張有譽請于文武廩祿外各加公費不許加鄭芝龍太子太保其弟及將士二十人各陞授御史郝奏各鎮分隊於卹落打糧澤清尤徭掃蕩民舍幾盡又奏買官私賂量出剩餘助公以佐民急時買官者大縣多至二十餘家少亦有數家然止兩殿中書及改貢各有事例其職方待詔監紀追廕起廢皆向權門投納故郝言之錦衣衛請添旂役

甲午李守貞廕都督同知停八九品官移封及投納待詔等官

乙未史可法自劾師久無功馬士英請廕內官三人各錦衣千戶

世襲阮大鍼薦馬錫充總兵仍蒞京營錫卽士英長子以白衣徑任張捷言左茂第抗節虜廷請優其母兄并馬紹愉家屬左食

都郭維經告病去江中遭寇甚慘人皆惜之御史黃言解學能執法大臣受賄黨逆如光時亨周鍾方允昌項煜陳名夏議緩議贖豈古者三宥八議之道進於此者張縉彥俛首賊吏延喘偷生皇上重以制鉞優游數月不恢復寸土高傑之變單騎逃避乞付法司治以棄地悞國之罪詔勿問

丙申故妃童氏自越其傑所解至命付錦衣衛監候初上爲郡王娶妃黃氏早逝旣爲世子繼妃李氏洛陽之變又亡嗣王之歲卽封童氏爲妃曾生一子不育已而遭亂播遷各不相顧及棄藩南奔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陳潛夫奏妃故在上弗召至是自詣其傑所采上弗善也氏在獄細書入宮日月相離情事甚悉求馮可宗達上上棄去弗視廬撫張亮飛報闖賊分股南來求解職放歸賀世壽曹勳回籍

平西起罪廢陳于鼎掌翰林院 張捷奏嘉靖間侍郎瞿景淳補磨

李若星加

品服李乾德加一級于元燁八人紀錄

李希沆兵

部左侍郎黃得功上言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
辨明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卽皇上之子未有不明不白混然雷
同將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卽明白認識
者亦不敢出頭取禍矣有旨王之明假冒來歷係親口供吐有何逢
迎不必懸揣過慮 戶部張有譽奏卽兵三千先解五萬兩運至九
江交袁繼咸送去 又奏浙省銀十二萬閩省銀八萬解至高起潛
軍前開銷 諭刑部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宮正月
二月所成何局往閩往楚欲幹何事豈高夢箕一人所辦主使附逆
實繁有徒著法司窮治蓋士英意在姜黃輩也

戊戌復會審太子于朝左都李沾先令校尉私戒太子須直言某某

李益等利害恐欲動刑將入朝門尉復叮嚀勿忘及審太子仍無
一言李沾呼王之明不應喝問何不應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
役動刑卽上授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于內馬士英傳催放授沾
復好言問之太子曰汝教校尉囑我校尉自能言之何必我言前日
追我何處追者自知何必問我高倬見其言切急令扶出將出朝舊
東宮伴讀丘致中捧持大慟上聞卽命擒下鎮撫司嚴訊 有題詩
於皇城云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
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處
過普天空向棘園哀

己亥皇考改諡孝皇帝 黃斌卿爲征蠻將軍廣西總兵 馮可宗
卽訊高夢箕夢箕列自北來歷甚詳竝無假冒欺隱可宗曰上意已
定此詞如何入招又曰汝固忠義今日且少依違夢箕誓死不肯爰

書久之未定刑科錢增上疏催促可宗請併歸刑部可宗奏衛役詐僞盛行京城百里內雞犬無存且僉書官人入准狀民間細事動至傾家批兵科時敏疏屯田未有寸效何得濫請多官

庚子張捷請成國公朱純臣照張輔例贈王允之純臣開門延賊又首勸進爲賊聲罪所誅不知捷何以爲詞也劉良佐報清騎漸逼江北命黃得功移鎮廬州與良佐合勦

辛丑史可法奏王佐冒險歸徐請留營中以備咨謀加劉洪起太子少保程世昌太常卿御史陳言愚民觀聽易惑道路藉藉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之血胤有旨王之明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以招民謗命禮科陳燕翼行人韓元勛冊封琉球國王

壬寅鄒之麟左僉都御史協院羅汝元刑部右侍郎蔣鳴玉刑科右劉澤清奏李明憲陳名夏浮海來歸清兵在苑家寨總兵王之

綱邀巡按凌駟南避駟不肯

甲辰封黃九鼎雒中伯其弟金鼎都督同知許定國前哨抵歸德

王之綱退屯宿州

乙巳清豫王入歸德凌駟服毒不死豫王禮遇之駟遣姪潤生問道
賁敕書繳上黔將包琳爲其下所殺殿工落成加恩史可法馬
士英王鐸高弘圖姜曰廣管紹寧朱之臣程註高倬劉士禎何應瑞
陳盟曹勛葛寅亮各加官惟顧錫疇不許敘黃希憲以擅棄封疆
遣戍劉孔昭請存問于仕廉祭興宗陵惠宗及諸王附

丙午朱大典尚書提督上江劉良佐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
論懇求曲全兩朝葬倫有旨童氏妖婦冒朕結髮據供係某陵王宮
人尚未悉眞僞王之明係駙馬王昺姪孫避難南來與高夢箕家人
穆虎沿途狎昵目認東宮妄圖不軌正在嚴究朕于先帝素無嫌怨

不得已從群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毒害其血胤舉朝文武誰非先帝舊臣誰不如卿肯昧心至此法司官即將兩案用布以息群疑 兵科戴英訟故罪輔薛國觀之冤株累葉有聲林棟諸臣上是之下部議復 敘內臣殿工功韓贊周盧九德等三十五人賞賚有差 清封許定國平南侯 張天福請于史可法回楊安頓家口留防之兵遂離象山幾至瓦解

丁未方國安佩鎮南將軍印 張有譽酌議賣官贖罪納銀事例
巳酉劉良佐奏荊州失陷 錢繼登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
庚戌登萊巡撫王滌繳納敕印 清兵向徐州總兵李成棟登舟南

適

辛亥贈故輔李標少傅 王國賓太常卿提督四夷館 左良玉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之心謂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

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爲讎明知窮究竝無別情必欲轉轉誅求遂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繫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願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真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穆虎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黨其吳三桂史可法等語尤係訛傳法司將審明略節先諭該藩

壬子進李本身太子少保左都督 蔭左良玉子世錦衣指揮使清陷潁州太和劉良佐檄各路兵防壽州

四月癸丑朔頒各官新印、史可法北征疏云臣受命督師無日不以討賊爲念而人情難協事局紛更睢州大變之後又有維揚之構外侮未禦內讞方深擁節制之虛名負封疆之大罪臣竊自悲也先

是提督之命未下高營將士汹汹臣不得不容之以鎮靜本月廿三日臣議調兵北上而李本身患癰未起今不得已先將鎮臣胡茂貞進發矣、王永吉報清已過河自歸德以達象山七八百里無一兵防守楊泗邳徐勢同鼎沸 黔兵殺掠徽境徽人汪爵率衆禦之殺其兇首數人詔擒爵抵罪御史黃耳鼎請赦不允、詹有極混入宮門穢言辱罵著打一百 侍郎何楷奏鎮疏東宮甚明有旨此疏豈可流傳必非鎮臣之意令提塘官立行追毀敢有鼓煽者兵部立擒正法、凌駟自縊於清館

甲寅罷練湖屯兵太監高起潛 湖撫何騰蛟請解任不允、又疏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旨愈宣則臣下愈惑此

自闢天下萬世是非有旨王之明自供甚明百官士民萬目昭然不
日卽將口詞章疏刊行何騰蛟不必滋擾江督袁繼咸疏大案真
僞自明太子居移氣養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高
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群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旣走紹興於朝廷
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召來詐冒從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
咒向隅之恨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有旨王之明不刑自認高夢箕
穆虎合口輸情朕正期天下共見至公不欲轉滋異議諸臣無端過
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袁繼咸身爲大臣不得過聽訛言別生
臆揣

乙卯馬士英告退慰留之左良玉反兵東下請除君側之惡移檄
遠近討馬士英略云馬士英者蠻獠無知貪狼悖義挾異人爲奇貨
私嫖毒以種姦欺蝦蟆之不聞恣鹿馬以任意不難屠滅皇宗遂敢

刑戮太子效胡濙之名訪邈邈既不使之逃于荒野踵錢寧之卽訊大千又不容其斃于深宮群小羅織比燕啄而已深中犴幽囚視雀探而更慘幸沾威栲何如崔季舒毆拳王鐸喝招有甚朱友恭塞謗尊先帝不足復留種旣沉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自有一番人旣削其臣并剪其主嗟平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會成讎誰敢曰吾君之子依違欲了咸稱曰的係他人臨江之當乳虎是可忍也子輿之遇毒蟒尚何言哉某受恩故主爵忝通侯寧無食蔬之思詎忘結艸之報願同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之亟驅風雲氣鬱鬱焉之必逐日月光昭郿塢豐盈應有燃臍之禍漸臺高擁難逃切舌之災檄下遠近傳播惟京中噤口

丙辰遣內官守十三門禁各官家眷不許出城 徐允爵嗣魏公
憲安伯張養志論選郎陸康稷貪污詔勿問 御史畢十臣言孟夏

享太廟文武班寥寥不至陪祀命戒其後 清兵分路至亳州碭山
丁巳允張捷奏表章附鄭戚諸臣劉廷元呂純如王德完黃克讚王
永光楊所修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各諡廕祭葬徐揚先劉廷宣許
鼎臣岳駿聲徐卿伯姜麟各贈官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陸澄
源各復原官 左兵入九江安慶至於建德

戊午梁雲構李喬皆兵部右侍郎 諭襄衛伯常應俊朕藩邸事宜
卿所詳童氏生有皇嗣絕無影嚮 馮可宗辭審童氏著太監屈尚
忠會同嚴審 逮前巡按陳潛夫子家

巳未祁逢吉總督倉場侍郎王驥加侍郎仍巡撫周宗文光祿少卿
劉呈瑞御史 兵科錢泰警報日至劉澤清劉良佐退兵近郊 百
姓王詔奏鎮兵避清南遷占奪民房民物 以童氏獄詞所連千史
可法營中逮庶吉士吳爾璵及中軍孫秀 御史袁請追究三案諸

臣得罪幸寧太后先莊妃者 左兵入東流

庚申史可法三報緊急上諭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禦北自是
長策馬士英自出五千金委黃金鍾招募健卒卽補府同知士
英薦白衣李毓新知兵卽補職方主事 衛胤文以緊急辭任
辛酉決光時亨周鍾武憐于市周鏐雷演祚勒令自盡 清兵至潁
州南將降者逃者相半 路振飛自明守淮有功朱國弼復論之有
旨慰國弼貴振飛 王時敏起太常少卿 李治請聽民搬運柴米
入京 梁雲構請召劉澤清黃得功將兵入衛 黃斌卿請留駐防
諭吏科上游告警廟算已周何必張皇 錢謙益奏選到淑女著
于十五日進元輝殿

壬戌徐邳告急令衛胤文李本身督兵駐泗州 王永吉奏徐碭真
勝無多皆係許定國叛兵 御史何請禁四六文章并坊間社草

癸亥馬士英奏順清竝急請急征皖餉 戶部奏催各府兵緣餉
在貢院選淑女七十人中選阮姓一人於田成太監浙中五人選王
姓一人周書辦自獻女一人俱進皇城內

甲子劉澤清黃得功兵各離淮上南行 戶部請催徽寧等府預征
來年之銀 劉澤清陳文武考察舊例不許借題羅織驅除異己
皇親黃九鼎言皇親滿街作橫請查核之

乙丑御史張兆熊奏僞太子一案謗議遍處沸騰上命卽將口詞章
疏連夜速刻印付詔使逐郡宣布

丙寅劉澤清劉良佐各請將兵入衛諭以防邊爲急 黃得功兵至
江上著于荻巷三山暫駐有警進前

丁卯馬士英言水陸諸軍必直抵湖口與九江安慶呼吸相通乃知
上游消息卽催阮大鍼朱大典督諸軍前登不得稽延 劉洪起奏

清乘勢南下無人敢遏恐爲南京之憂太監屈尚忠奏催大禮措辦著部火速那借馬士英言開洋之船每隻或二百三百金設太監給批放行於崇明等處起稅如臨清關例王永吉奏徐鎮孤危援絕勢不能存乞敕史可法衛胤文共保徐州方可保全江北

戊辰袁繼咸奏左良玉舉兵東下請赦太子以遏止之有旨王之明的係假冒如果先帝遺體朕豈無慈愛人臣何卽稱兵犯闕繼咸身爲大臣兼擁兵衆如何說不能堵止從潞王于湖州王初至杭適海寧百姓群訐編修陳之遴于兩臺王得其揭偶向監司言之之遴懼及補官同御史彭遇驥召對力言舊大臣意立潞王幸馬士英違衆獨立今杭城省會非所宜居恐有密圖者乃有湖州之命桂王子安仁永明二王召赴近畿居住

已巳史可法恭請召見面言東宮處分以息群黨有旨西警方急卿

專心料理待奏凱後見、可法又奏清騎分路南下鎮將平日擁兵
糜餉有警一無足恃 又奏李成棟避敵棄地南奔、馬士英奏上
江大捷賞劉孔昭朱大典黃得功阮大鍼黃斌卿黃蜚鄭彩方國安
趙民懷鄭鴻逵卜從善杜弘域張鵬翼楊振宗銀幣

庚午王永吉改總河兼督淮安鳳廬錢繼登兼撫揚州田仰撤回另
用衛胤文事定再議 浙按何倫束裝赴任著門軍放行 太僕丞
張如惠丁憂出都著留其攜資充餉

辛未范鳳翼光祿少卿黃國琦試兵科 御史劉奏緝奸嚴密下役
四出擾害 命申紹芳親至浙直催餉 德清縣大荒之後一縣民
逃亡殆盡實征銀三萬三千兩著有司那借

壬申命參政馬鳴震駐江陰副使印司奇住京口楊文驄專監鎮軍
凡逃軍南渡用砲打回不許過江一步 王永吉奏徐棄萬分可惜

乞敕劉澤清固守淮安勿托勤王移鎮 命差風力科臣督催江南
賦役全書 令乙榜廩生輸銀准貢 高起潛言闖賊尾後我兵擊
前左黨窮蹙自當授首不煩過慮 史可法言今日江北有四藩有
督師有撫按有屯撫有總督不爲不多矣虜寇竝至曾何益毫末哉
臣近至楊州一時集于城內者有總督有提督有鹽科酬應繁雜府
縣皆病今又添鹽監鹽督人人可以剝商商本盡虧新征不已利歸
豪猾不足之害朝廷實自受之 前山東提學翁鴻業之子求父喪
卹下部察奏國亡後鴻業尚存踰年乃沒

癸酉劉澤清大掠淮安席捲輜重西奔 兵科吳适劾奏方國安卑
文綬下旨切責云左良玉稱兵犯順連破九江安慶國安文綬方在
勦逆吳适爲逆臣出脫是何肺腸尋卽逮适下獄
甲戌清帥渡淮如入無人之境是晚猝至楊州新城破之悉屠其民

史可法在舊城清帥檄云若好讓城不戮一人也史不爲動
丁丑清帥詐稱黃蜚兵到可法縋人下城詢之云蜚有兵三千可留
二千于外放一千入城可法信之時敵在東門約以西門入及進而
屠戮甚慘可法立城上見之卽拔劒自刎左右持救乃同總兵劉肇
基縋城潛舟去或云引四騎出北門而逃沒于亂軍或云敵盡銳攻
北門可法震大砲擊之死者甚衆再震而兵愈聚敵氣益銳已破西
門入矣擁可法見豫王長揖正言不屈遂遇害

戊寅上視朝畢對群臣問遷都禮部錢謙益力言不可乃退自左兵
檄至上日怨士英強之稱帝因謀所以自全士英請潛召黔兵入衛
辦走貴陽是日黔兵一千二百至今駐雞鳴山踐踏僧房殆遍每夜
撥二百名守私宅 賜皇親常應俊鄒尚義金幣

巳卯龍潭驛探馬至報云敵編木爲筏乘風而下又一報云江中二

砲京口城去四塚最後楊文驄令箭至云江中有數筏疑是敵兵因架砲城下火從後發震倒顏城半塚早發三砲江筏粉碎矣士英將前報二人細責而重賞楊使自是報警寂然

庚辰召對上下寂無一言良久上云外人皆言朕欲出去王鐸云此語從何得來上指一小奄鐸正色語奄云外間話不可傳的鐸因請講期上曰且過端午馬士英發黔兵六百赴楊文驄軍中

五月壬午朔張捷率百官進賀捷表時維楊信絕左兵停留不下阮大鍼劉孔昭虛報捷音以愚都人耳目也有書聯于東西長安門柱云福人沉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謠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又云福運告終只看盧前馬後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又云三胞翻世界七煞捲地掃東林一馬踏江南四鎮擎天歸北幕
癸未遣京營兵二百迎黃得功移守坂子磯

甲申馬士英過清議堂召百官無一人至士英怒罷歸命惠王移居紹興點用陳之遴戴英主試福建

丙戌百官進賀上以串戲忙不視朝黃得功與左兵屢戰身中二矢捷聞詔封靖國公遣太監王肇基勞之并進阮大鍼外大興竝太子太保總兵張杰馬得功鄭彩黃蜚竝加三級副將而下各進一級仍予錦衣世蔭

丁亥有二騎從金川門入馬士英家午報劉澤清屯兵浦口午後馬士英入大內與韓盧二監商議傳令各門下閤辰開申閉

戊子集百官清議堂議事預坐者十六人馬士英王鐸蔡奕琛陳于鼎張捷陳盟張有譽錢謙益李喬李沾唐世濟楊維垣秦鏞張孫振錢增趙之龍各竊竊偶語百官集者甚衆皆不得與周鼎散李喬唐世濟齊聲相和曰便降志辱身也說不得了散後有叩請大僚者皆

云虜信雖急如今不妨了蓋所商議藉之龍納款于清也 楊文驄
爲右僉都巡撫蘇松常鎮楊五府鄭鴻達封靖虜伯世襲男蟒衣金
幣將士各進二級金五十幣一百分賞遣太監盧九德勞之
己丑發黔兵六百守陵門禁益嚴 清兵駐瓜洲排列江畔鄭彩鄭
鴻達兵船到江中黃斌卿楊文驄兵列南畔隔江互發砲聲相應如
相戲賽者已三日矣

庚寅晨清兵開開放舟蔽江而南 清兵各揚帆東遁江南之師皆
潰武弁各卸甲鼠竄巡撫霍達方整軍出衙未至江邊卽復退易
服雜下役中竊逃附小舟潛入蘇州鄭鴻達復入丹陽燒劫而去雞
犬一空黔兵之從楊文驄者存二百五十人奔還南京傳言敵已下
江京口無備都人大震

辛卯晨傳旨三淑女在經廠者放還母家縉紳家眷不許出城 午

後喚集梨園子弟入大內演戲上與韓贊周屈尚忠田成等雜坐酣飲二鼓後上將太后一妃與內官多人跨馬從通濟門走出文武官無一人知者遺下官娥女優五六十人雜沓于西華門內外得隨一人拉去爲幸

壬辰黎明錢謙益肩輿過馬士英家門庭紛然良久士英出小帽裹鞋上馬衣向錢一拱手云詫異詫異我有老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皆馬上粧束家丁百餘人出城至孝陵詭裝其母爲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黔兵亦半逃百姓亂擁入內宮搶掠御用物件遺落滿街文武一時隱匿洗去門上封示男女泉湧出城有出而復返少聞戎政趙之龍出示安民有此土已致大清國大帥之語午時百姓千餘人擒王鐸到中城獄認太子先于獄中管鐸鐸呼云非干我皆馬士英所使群毆鐸鬚髮俱盡太子亟止之命

禁中城、百姓擁太子上馬入西華門至武英殿又擁至西宮尚未
御沐取戲箱中翊善冠戴首于武英殿登坐群呼萬歲兩月天氣陰
霾淒慘日色罕見是日天清日朗衆心開悅各部寺署官見者俱行
四拜禮大僚亦間有至者、黔兵自江上隨尹帥還雞鳴山者先至
一百九十人隨士英出後至六十人無所歸劫行城中司城方勇巡
警竟夜乃不敢肆有潛藏者有逃出城者民盡殺之無一人存
癸巳城內柵門盤詰獲馬士英中軍八人送戎政趙之龍斬之、午
後太子傳示略云先皇帝丕承大鼎惟茲臣庶同共甘苦胡天不祐
慘罹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
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匪易忍垢匿避圖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
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寔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蔽障致
悞桎梏予雖幽獄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兵遠遁先爲民望其如商

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予身負重
冤豈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
此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誠予之嫌惜
爾經綸之教也左都李沾肩輿微服詣趙之龍家求庇之龍以令
箭護送之出城吏尚書張捷微行至雞鳴寺以佛幡帶自縊左副都
楊維垣自感二妾死買三棺旁置二妾中題楊某之柩竝埋中堂身
挈一僕夜遁至秣陵爲怨家所擊殺數日僕復跡之屍爲犬食半
甲午太子令釋王鐸仍以爲大學士又召方拱乾高夢箕于獄竝爲
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卽逃趙之龍召勇衛營兵入城
城中乘間而出者甚衆柵禁稍寬店肆頗有開張者文武諸僚集
中府會議齒及太子皆有難色曰前日幾番云云恐有蹈呂張之咎
者且不然弘光帝復來將奈何趙之龍曰此中復立新主款使北歸

其何辭以善後衆皆然之哄然而散各衙門出示安民城守竝不及立新主事馬士英寓在西華門其子馬錫寓北門橋都督公署在雞鵝巷百姓焚燬一空次掠及阮大鍼楊維垣陳盟家惟大鍼家最富歌姬甚盛一時星散太子敕封中城獄神爲王差官捧救二人前行至獄中開讀敕文稱崇禎十八年兵馬司素服迎之監生徐瑜蕭某謁之龍勸其早奉太子卽位之龍立叱斬之差官自北軍中回之龍卽入西宮勸太子避位馮可宗陳盟王心一等皆棄官逃高倬張有譽初傳死後亦逃李沾旣去李喬自爲總憲

乙未報大清兵到戎政府都察院各遣二官縋城出迎跪道旁高聲報名將近豫王前喝起四人舍皇入報此時大雨淋漓無一騎一卒敢站簷下者二大僚匍匐進行四拜禮豫王駐札天壇中

丙申大開洪武門二大僚統百官獻冊行四拜禮趙之龍叩首請豫

王進城保國公朱國弼鎮遠侯顧鳴郊驛馬齊贊元威至豫王問勛戚爲太祖爲成祖一一具答豫王喜加之龍位與國公命立保國公上賜金鍔銀鞍馬貂裘八寶韃帽命軍中設牛酒席地共坐問太子何在之龍以王之明對豫王曰逃難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若說姓朱你門早殺過了朱國弼曰太子原不認是馬士英坐易豫王大笑曰姦臣姦臣、李喬進城賁大清告示二道一爲大清攝政叔父王曉諭江南文武官民一爲欽命定國大將軍豫王曉諭南京官民大約言福王僭稱尊號沉湎酒色信任僉壬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讐恨人以爲實錄晚間趙之龍捧太子出城至營豫王離座迎之坐于已右相去不離丈許

丁酉早豫王受百官朝賀百官遞職名到營叅謁如蟻趙之龍令百

姓家設香案黃紙書大清國皇帝萬萬歲又大書順民二字粘門
王鐸詣營投到以其弟王鏐在營甚禮之查不朝參者妻子爲伴
差假本堂報知註冊每日點名大僚俱四更往而午後歸工尚著
何應瑞先於十一日自縊不死損左足臥家不朝豫王命縛之應瑞
索劍自刎其子持之賂官以揭進某官爲之請乃准調理
戊戌禮部引大清官二員從五百騎洪武門入禮部向帝闕叩拜因
淚下北兵問故禮部曰我痛惜高皇帝三百年之王業一旦廢墜受
國厚恩寧不痛心北兵爲之歎息候問正陽門索匙不得禮部引進
東長安門盤九庫見銀九萬兩卽命此官駐皇城內守之總憲李
喬獨先剃頭胡服豫王罵之劉澤清自浦口掠舟東遁入海
己亥文武官冀坊係進牲醴米麵熟食茶果於營絡繹塞路趙之龍
喚戲十五班進營開宴逐套點演正酣悅間忽報各鎮兵至之龍跪

呈豫王王殊不爲意又點戲五出方撤席發兵三百遣將將之卽行有頃擒劉良佐至良佐叩首請以擒弘光贖罪豫王遣之隨撥三百人同行內官進鯁魚二大籬極其卑禮豫王不受

庚子趙之龍同大清官竝騎入城分通濟門起以大中橋北河爲界東爲兵房西爲民舍通濟洪武朝陽太平神策金川凡六門居大清兵自是東北城民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哀號滿路西南民房一椽日值一金豫王斬達兵搶物者八人達兵搜不朝賀現任官陳照等家豫王示前日入內搶掠諸物自行交還江寧縣藏匿者梟示辛丑內院學士洪承疇牌諭翰林大小官每日入內辦事仰掌院陳于鼎造冊送進每日侵晨點名午後令文武官將印信札付盡數交納武英殿換給御史王懷大理丞劉光斗鴻臚丞黃家鼐等往各府取降順冊

壬寅大放三日婦女出城者萬計趙之龍先剃頭魏國安遠永康
靈璧臨淮以漸剃訖文官惟李喬姚孫桀自剃

癸卯豫王令建史可法祠優卹其家屬

甲辰豫王進城衣紅錦箭衣乘馬入洪武門白棍一對前導文武班
立道旁無一不至者中書龔廷祥自投武定橋下死

乙巳劉良佐以弘光到暫停天界寺先是弘光出至太平府劉孔昭
閉城不納傍徨江次乃奔坂子磯就黃得功營得功方出兵與左兵
戰聞之卽歸營向弘光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借勢作事奈
何聽奸人之言輕出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等負陛下也
臣營寡薄如此其何以處陛下哉居兩日劉良佐奉豫王令追至且
召得功得功怒不甲而出單騎馳北營隔河罵之揮鞭誓死言我黃
將軍志不受屈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歎曰我無能爲矣歸營

拔劍自刎良佐卽入其營挾弘光回南京

丙午錢謙益兼吏禮二部尚書李沾復爲都御史弘光以無慢小

轎入城首蒙包頭身衣藍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驢隨後夾

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進南門易馬直至內守備府見豫王叩頭

豫王坐受之命設酒于靈璧侯府坐弘光於太子下趙之龍盤禮部

共八人侍宴喚樂戶二十八人歌唱飲酒席中豫王向弘光問曰汝

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遺詔擅自稱尊何爲又曰汝旣擅立不遣一兵

討賊於義何居又曰先帝遺體止有太子逃難遠來汝旣不讓位又

轉展磨滅之何爲弘光總不答太子曰皇伯手札召我來反不認又

改姓名極刑加我豈奸臣所爲皇伯或不知弘光復不言豫王又曰

我兵尚在楊州汝何爲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弘光答語支吾

汗出沾背終席俛首席散令囚於江寧縣與太后一如同處豫王令

舊臣往視惟安遠侯柳祚昌侍郎何楷視之弘光嘻笑自如但問馬士英奸臣何在爾

丁未豫王各城門粘示云剃頭一事本國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恥官員先剃求見本國已經唾罵特示黃營兵萬餘人隨達官進城向豫王求用豫王收其衣甲散遣之

戊申豫王謁太祖陵行四拜禮四顧嗟嘆喚喚靈谷寺住持速行修理黃家鼐至蘇州撫臣霍達走太湖官民迎鼐入治次日鼐賞軍楊文驄使兵僞爲謝賞奮起殺鼐霍達復歸郡馬士英自率黔兵假稱奉太后南遷所過邨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閉城不納士英督兵攻之破城殺知州遠近民聞風逃匿安吉知州黃翼聖亦遁入山士英不敢趨獨松關迂道由安吉手書移翼聖曰廣德見拒故爾行

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於是翼聖率士民肅迎道左掃
衙舍以停僞太后及士英家眷其隨行皆有酒肉之獻士英大悅浙
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僞翼聖啓云閣部旣真恐太后亦非假張
撫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太后舍公廨士英屯兵于城南潞王時寓杭
恭謁太后如常禮太后辭之已而王令妃具宴送入妃躬詣陪侍太
后亦峻辭之日夕惟與士英後妻及婢數人相處人始疑其僞

已酉豫王出南門報恩寺行香觀者如堵黃瑞伯向豫王憤懣大慟
趙之龍請殺之豫王不許之龍乃執送獄豫王令確報殉節諸臣
及民間婦女各坊共報男女二十八人

庚戌豫王令調兵八萬下蘇杭劉孔昭自太平掠舟順流而東江
行入常熟詭言起義霍達招之入郡不應停劫一縣白糧滿載入海
辛亥馬士英竊僞太后離杭渡浙南遁潞王在杭馬士英欲奉立

之王峻辭不可及後清帥至以書招王王度力不能拒遂身詣其營
請勿殺害人民清帥許之按兵入杭市不易肆豫王以弘光所選
淑女配太子數月後豫王北行太子及弘光隨之潞王尋亦至北後
俱凶問有遺臣奉魯王監國令諡太子曰悼皇帝弘光曰報皇帝潞
王曰潞閔王馬士英逃於天台寺其下黔兵縛送杭清帥剝其皮
使群下分食其肉有人以周馬作聯者云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
賜繩繩繫延儒之頸一同狐狗之斃馬士英號瑤艸家藏瑤腹藏艸
艸貫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軀

三卷遺事補

南京之下。遜而不與迎降者。尚書張有言。陳盟侍郎王心一。太常少卿張元始。光祿丞葛含。詹給事蔣鳴玉。吳适。都屬。

周之璵。黃秉赤。主簿陳濟生等二十餘人。有言。歸靖庵江陰人。素有品望。潛居青陽。不入城市。陳盟歸雪灘。蜀人追遠不能歸。潛居台虞間。後寓跡嘉秀。僧服自晦。其以死聞者。尚書高倬。何應瑞。光祿卿葛徵奇。吏部黃端伯。戶部劉光弼。工員外吳嘉胤。舍人龔廷祥。行人陸培也。端伯字元之。南昌人。深明禪學。其絕命詞云。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陸培與陳潛夫皆杭人。諸生時同盟相善。潛夫有失行事。培憤之。遂相仇。尋俱入仕。兵至。潛夫偕妻妾從容蹈河死。培居家聞城降。即自縊。兩人卒同殉國。人咸稱之。兵之所過。州縣從風而靡。長吏罕有殉城者。死事知縣有仁和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某縣梁子。

吳字飲光。江都人。兵下徽州。編修金聲李族殉義死。武官陳有功。余元宣萬會吳國禎皆死。兵下蘇州。少詹徐汧歸。勿齋自沉於虎丘後溪。長洲諸生顧某聞郡人執香迎師。嘆曰。此學宮明朝所建。將改制乎。家貧身賤。何忍見此。止衣冠投泮池死。常熟諸生徐懌字瞻淇。家徐市。聞縣城陷。嘆曰。吾家世科第。竟無一豪士耶。薙髮令主。服布袍。別親族。題壁曰。不欲立名垂後代。但求靖節答先朝。夜半自縊。諸生徐守質家南部。母病不能遷。兵至。母與妹投井。守質曰。吾不辱矣。與兵格鬪死。諸生項志寧遁於野。方食餅。聞雉髮令。餅半墮地。扼吭不食死。長洲諸生文秉相國仲子。隱居山中。有告其與吳易通者。捉至官。秉了不辨。曰。不敢辱吾父。願速死。遂見殺。松江之下。吏部郎夏允彝避匿。其兄強之謁官。允彝潛赴池死。兵下嘉湖。吏部郎錢棟相國仲子。破家集義旅。拒敵。殲於震澤。兵返戰。旅潰。棟殺於水中。吏部尚

徐石麒歸虞東。近於鄉鎮。將陳梧起義。迎之主盟。三塔之賊。城將
不守。石麒自縊於室。其僕祖敏。徐錦從死。松將吳勝兆反。正。長洲諸
生戴務公實說之。遠近響應。錢棟從兄梅宇彥林。夏允彝子完。潛字
存古。徐石麒子爾穀。字似之。皆受陰武命。錢為太僕卿。夏為
為少卿。事敗俱被執。錢夏岳婿也。徐慷慨無撓詞。審官曰。汝父為忠
臣。汝定為孝子。三人同日受戮。柩妻徐氏。載妻孫氏。各自沉殉其夫。
初亂時。女子義不受辱者。不能詳記。常熟諸生蕭某妻許氏。諸生重
光女。為兵所掠。至蠡口。見同掠有受污者。罵曰。人何得與狗彘偶。兵
怒。縛之。梘支解之。食其心。群視者曰。烈婦也。潛瘞其一股。史科陳子
龍字卧子。華亭人。亦以吳勝兆事敗亡命。所至之家輒遭禍。顧咸正
及子天達。天達皆坐是受戮。後子龍被獲。乘間投河死。咸正字端本。
咸建兄也。提解內院。洪審。洪問。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顧亦答云。

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洪默然。某官劉曙字公旦長洲人。亦以事累被執解院繫獄八十日。與戚正完。滔從容唱酬就死。崑山詞林朱天彝起義召故令楊永言主縣事。永言雲南人。善騎射。抗守若干日。貢生朱集璜字以發。故恭靖公孫。助守甚力。故將王公楊驍南陽。年七十。奮勇力戰死。城破。以發被執。大罵不屈見殺。諸生陶琰字樵王率三百人赴援。中途聞城陷自到死。侯峒曾召廣成。嘉定人。以從學分守家居。南京立召為左通政。峒曾見朝事舛謬嘆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難矣哉。遂不赴。閏六月邑人起義推為盟主。與子演。滔。共為死守。方禦之。攻城者多死。解而復圍者再死。守十二日。天忽大雨。平地積數尺。城東一隅崩。成棟入。滔躍與弟淵躍並縊於僧寺。峒曾趨歸家廟。赴池水。演與滔相抱入水。成棟恨之。斬其首。題曰元凶。以徇。

城中北門有賈朱某者悉家財佐軍城被誘家人盡入一舟自沉人
士龔用圓用廣張錫着夏雲蛟唐全昌皆死峒曾弟岐曾少藏陳子
龍提至官大罵死二僕亦罵不絕死江陰貢生黃蘇祺亦受降武官
破家起義事敗變姓名遁於淮南為人首黨捕至金陵戮死無錫吏
部郎華允誠號鳳超素敦理學潛居鄉間偶過其婿家適有告其婿
未薙髮者并擒允誠至官曰吾不肯愛身易中國之冠裳也遂見殺
沈廷揚崇明人以海運策干時見用加銜光祿少卿後從梟監國於
海丁亥歲風飄舟至常熟境監司禮待勸之降仕廷揚不肯與六十
人同日受刑

東邨老人曰蘇代有言為人妻則欲其許我也為我妻則欲其罵
人也每一王興有附而至榮者即有拒而死烈者生易而死實難
高帝斬丁公藝祖褒韓通所重固自有在諸公無乃得所重乎若

夫沈廷楊之有衆無愧田橫之客矣

江陰以乙酉六月方知縣至下薙髮之令閏月朔諸生許用大言於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剃下午北門鄉兵奮袂先起拘知縣於賓館四城內外應者數萬人求發舊藏火藥器械典史陳明遇許之隨執守備陳端之搜獲在城奸細以徽商邵康公姻武事衆拜為將邵亦招兵自衛舊都司周瑞龍舡駐江口約邵兵出東門已從北門協勦遇戰軍竟無功敵勢日熾各鄉兵盡力攻殺每獻一級城上給銀四兩徽商程壁人城盡出所儲錢與明遇充餉而自往田撫及吳總兵志乞援田吳不至程亦不返遂祝髮為僧是時叛奴乘隙四起大家救死不暇清兵首掠西城移至南關邵康公往禦不克敵燒東城大劫城外富戶鄉兵死戰有兄弟殺騎將一人鄉兵高瑞為敵所縛不屈死周瑞能舡逃去明遇遣人請舊典史閻應元為將鄉兵擁之

入城率衆協守。敵四散焚劫。鄉兵遠竄。無復來援者。敵專意攻城。中嚴禦。外兵箭射如雨。民以鍋蓋為盾。以手接取。只得三四百枚。一人駕雲梯獨上。內用長鎗拒之。將以口納鎗。奮身躍上。一童子力提而起。旁一人斬首。屍墮城下。或曰此即七王也。又一將周身縛利刃。以大釘插城而上。內用鎚擊斃之。敵騎日益。依君山為營。瞰城虛實。爲砲所中。乃移營去。居民黃雲江素善弩。火鏃鏃中。人面目。彈射而斃。陳端之子在獄。製本鏡。類銀鞘。從城上投下。火發鏡裂。內藏鐵鳥菱。觸人立斃。應元復製鉄搥。用綿繩繫擲。着人即吊進城。又製火毬。火箭之類。敵皆畏之。劉良佐降敵為上將。設牛皮帳攻城東北角。衆索巨石投下。數百人皆死。良佐移營十方菴。令僧望城跪泣。陳說利害。衆不聽。良佐策馬近城。諭應元罵曰。我一典史卑官。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今日反來侵逼。汝心何心。良佐慙而去。明遇日坐

卧城上與民共其苦戰。應元當先明遇。平心經理。民頗死無恨。一夕風雨怒。滿城燈火不燃。忽有神光四起。敵中時見三緋衣在城指揮。其實無之。又見女將執旗指揮。亦實無之。敵破松江。貝勒率馬步二十餘萬。盡來江上。縛吳志葵。黃蜚於十方。應元命作書招降蜚曰。我與城中無相識。何書為。臨城下。志葵勸衆早降。蜚默然。應元叱曰。汝不能斬將殺敵。一朝為敵所縛。自應速死。志葵大泣拜謝。城下大炮日增。間五六尺地一具。彈飛如雹。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僵不仆。又一人胷背洞穿而直立如故。有敵將坐十方庵後。城上發砲。忽轉向營立斃。八月望。應元給錢與民賞。月盡酒盡。城陷。敵許用作五更曲。命善謳者高唱。城下人悲怒相半。有激烈感慨者。廿一日午時。祥符寺後城傾。敵從烟雨潤襍中潛渡。遂入城。民猶巷戰。有韓姓格殺三人。乃自刎。男婦死者井中。處處填滿。孫郎中池及泮池。疊屍數層。

陳明遇閩門投火死。閩應元投水被縛，大罵死。明遇浙人，故長厚循吏。應元者北通州人，膽畧有治才。甲子海寇傾三麻，直抵黃田港。閩率鄉兵拒戰，手射三人，應絃而倒。以功加都司銜。陞廣東簿道，阻未去。義民陸先同狗訓導馮某金壇人，自經于明倫堂中書成，勲字伯平。家青陽，入城協守，知力不支。太書於壁曰：「感勲死此。」勲之妻若女子，若媳死此。閩室自焚，許用亦閩室自焚。黃雲江故善彈唱，城陷後抱胡琴出城，人莫識為弩師也。

江陰野史曰：有明之季，士林無羞惡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為得意，而封疆大帥無不及戈向獨陳闕二典史。乃于一城見義，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全拱手獻人矣。時為之語曰：八十日戴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乙酉二月張國維為戎政尚書與馬士英意見不合遂請歸里五月南都以太子一事左良玉發言清君側士英盡撤江北兵堵上游惟劉澤清不行亦不北拒北兵遂南下五月十一日帝奔太平劉孔昭不納乃奔黃得功營晉得功為靖南侯阮大鍼為大學士朱大典為兵部尚書方國安為鎮東伯兵未渡浮梁錢索忽斷軍士望洋而止帝遂蒙塵黃得功死之國維在家聞變收集義勇以待六月杭州擁戴潞王潞王尋以城降貝勒布散官吏至浙東且令維召鄉紳朝見紹興祁彪佳赴水死劉宗周不食死任子鄭遵謙斬北使於江上熊汝霖孫嘉績各起義千餘姚迎立魯王於台朱大典亦遣孫珏上表勸進國維至台乃與陳函輝宋之普戈夏卿斬北使楊旗擁戴魯王監國即日移紹興以國維為大學士馬士英率所部至赤城國維極言士英悞國十大罪士英不敢入起舊大學士方逢年入閤而國

繼督師江上。調方國安守嚴州。七月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國維請於王。謂人治一軍。漸有不相統一之勢。監國賜之劍以統諸軍。十月十四日。北兵至。國安嚴陣當之。國維率步兵接應。王國斌趙天祥踵繼。北兵大敗回城。追至草廟門下。疾風暴雨驟至。砲石難施。如是數日。士氣大沮。會唐王頒詔於越。城歛欲應之。監國下令逐台。國維詣越。啟監國曰。九為高皇子孫。所當同心戮力。恢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當人心奔散之後。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恐鞭長不及。攀鱗附鳳。誰不欲之。此在他臣則可。在老臣則不可。由是文武論乃定。十一月進方國安為荊國公。王之仁武寧伯鄭遵謙義興伯。國維子世鳳為平敵將軍。丙戌年三月朔。清兵驅舡開堰入江。國維嚴敕各營守汛。令王之仁率水師襲戰。乘風擊碎船無算。鄭遵謙撈鐵甲八百餘副。國維督諸軍渡浙江。會唐王使陞。資詔至江。

犒師馬士吳峻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王過國維曰。禍在此矣。四月杭城守堅不可克。監國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余煌為兵部尚書。督師江上。貝勒益兵北岸。以大砲擊南營。碎方兵內厨。國維曰。天奪我食矣。我自歸唐王耳。五月廿七。遂至越。劫魯王南行。王之仁向國維泣曰。吾兩人二年心血。今日盡付流水。吾兵有舟可以入海。公兵無舟。宜早為計。國維兵追王至豐橋。方兵斷所過橋。石橋有字云。方馬至此止。韃兵往前行。國安決意降北。欲執魯王獻之。為進身地。遣官守王。守者忽病。王得脫離。北方兵追至。王已下海在舟中矣。國維至台。無舟不能從王。遂回東陽。親衆共勸之入山。以圖後舉。國維嘆曰。誤天下人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六月廿六。北騎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向東而拜曰。臣力竭矣。賦詩三章赴國池死。子世鳳後以蘇壯吳易等事連與族人同日遇害。

明季甲乙彙略跋

甲乙彙略三卷自甲申正月庚寅朔起至乙酉五月辛亥晦止排日纂事跡比他史纂詳舊題東郭八十一老人隨筆按溫氏逸史所采野乘有許多重熙甲乙彙紀殆即此編重熙字子治常熟人名注復社蘇州府志子治初北游太學一時鉅公推其有良史才既刻五陵注略觸錫孔昭趙因校難牽連中十二月丙子葉書沈不許行五陵注略閱七十五人幾及于既今五陵注略下引楊仕聰玉堂書記曰五陵注略者許生重熙之所撰也持論頗異如葉福清之謚忠為謬方德清之謚正似醜朝論諱之錫伯蓋

溫非沒江勳舊龍封出鄉人之推戴前人已言之錯北昭一
見大怒適溫相惡倪元璐恐其入閣孔昭遂以倪綱妻事與
許紘股作疏意重在許欲開大獄上不允親累旨放歸許之
書遂行播所記正與志合然楊所言皆崇禎間事豈子洽
既自隱其名故託鳧岫之評以見議論歟志又載子洽著述
多年七十燈下猶細考輿地分合指掌圖未竟卒而猶不詳此
編今六十一老人志亦有未盡雅者繁更已正月因偕友人
人新鈔本久書還之